

了们跟着我们不停地唠叨，恍惚十几年前那个荒凉之地。还没看见荷花，先有那荷叶的独特清香一阵阵随风扑面而来。由表及里直渗入到每一根发梢，个个毛孔不由得无限舒畅起来。看夕阳从嫩嫩的莲蓬尖轻轻划过；月光慢慢潜入水中。荷塘里的任何小生命（朋友说大概是青蛙或小鱼，儿子说也没准是水蚊子）都会逗得月光起舞，聚聚散散。虽然荷塘四周现在都围着栏杆，但密密层层的荷叶中紧挨着水面有一座吊桥通向荷塘中间的小岛。我们就在两边深深浅浅高高低低的荷叶们的注目中，在吊桥上荡来荡去，仿佛儿时，在荷塘的田埂上穿梭。只是，心静如水。

几天后问儿子作文“是不是写了月光下的荷花？”，答曰“没有”。又问“写的什么？”，答曰“小雨”。再问“根据什么写的？”，答曰“有一天上体育课，上着上着就下起小雨来了”。妈妈的愿望是一回事，小儿子自有他的视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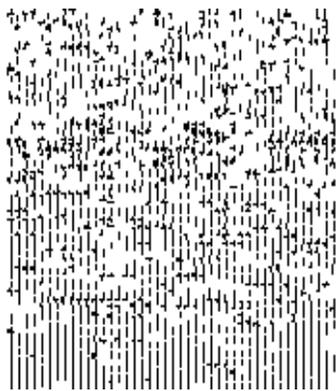
而我这篇电脑中的文本，无论能否变成铅字，都已经在我家先生的操纵下放置到了我的个人主页上，只要上网，任何有兴趣的朋友都能阅读或复制，或者直接链接到参考文献提供的其他网。下次再搜索“荷塘月色”，也许就多了一条我提供的信息。

（作者通讯处：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 100084）

张旭 与怀素

何炳武

张燕



谈起唐代的草书，人们马上会想起“张颠狂素”。因为盛唐的草书亦越出二王规范，在章法上变今草为狂草，在用笔上极尽变化，气脉飞动，刚柔相济，以豪放纵逸的新面目显现了盛唐气象。张旭以及继张旭而起的怀素，代表了盛唐草书的最高成就。

张旭，字伯高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陆彦远之甥。生卒年月不详，与唐大诗人李白同时代人。初为常熟尉，后官至金吾长史。人称张长史。与李白、贺知章、李适之、李璿、崔宗之、苏晋、焦遂为“酒中八仙”。能诗，长于七绝。工书，诸体兼善，其楷书《郎官石记序》颇具晋人法度，而尤擅草书。

张旭初学书，得其舅父初唐名家陆彦远传授，但张旭不满足恪守师法，力求多师我师，据《新唐书》本传记载，他在当常熟县尉时，有老头去告状，呈上一张状纸，请求张旭评判。张旭审问之后，作了判决，并在状纸上批了判词，然后将状纸交还告状的老头，那老头看了后，高高兴兴地走了，谁知过了两天，那老头又告状来了，张旭就厌烦起来。老头说：“我是爱你的书法，意欲收藏，别无他故。”张旭便问他有些什么藏品，老人拿出他父亲的遗墨来，张旭一看，大为惊奇，“自是尽得其法”。

张旭不仅从民间学习书法，而且从生活中悟得。他曾自言，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意，闻鼓吹而得其法，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。他的草书成就很突出，并且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“狂草”书体。他平日嗜酒，每当饮酒大醉，呼喊狂走，下笔愈奇。有时竟以头发蘸墨书写大字，醒后自以为神，不可复得，世人因其狂放不羁，呼之为“张颠”、“草圣”。唐文宗李昂对张旭的“狂草”非常赏识，将张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和裴旻的舞剑器并称“三绝”。张旭的“狂草”，笔如骏马奔驰，飞流直下，体势似云烟缭绕，变幻莫测。他的“狂草”源于各体而异于各体，出自“今草”而又胜于“今草”，独树一帜，可谓千古绝笔。他的草书后世评价亦极高，《新唐书》本传云：“后人论

书，欧、虞、褚、陆皆有异论，至旭无非短者。”特别是韩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中一段文字最为脍炙人口：“往时张旭草书，不治他技。喜怒窘穷，忧悲愉快，怨恨思慕，酣醉无聊，不平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发之。观于物，见山水崖谷，鸟兽虫鱼，草木之花实；日有列星，风雨水灾，雷霆霹雳，歌舞战斗，天地事物之变；可喜可愕，一寓于书。故旭之书，变动犹鬼神，不可端倪，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。”张旭所以能在草书艺术上达到如此神妙的境界，这与他苦练各种书体，博采众家之长是分不开的，他的草书代表作品有《肚痛贴》和传本墨迹《古诗四贴》，正书有《郎官石记》。

怀素(725—785)，字藏真，俗姓钱，长沙郡人，自幼出家为僧。他写的《自叙贴》是一篇叙述他学书的经过和书法成就的文章。开头便是：“僧怀素家长沙，幼而事佛，经禅之暇，颇好笔翰……”他虽然遁入佛门，却不大遵守清规戒律，成天沉溺于杯酒与书法之中，他尤擅草书，自言得草圣三昧，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大书法家。他学书极为勤奋，自古以来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研习书法的故事。相传怀素初学书法时，因无钱买纸，曾将一块木板刨光练字，竟将木板写穿。写秃了的笔头堆积起来，就像一座“笔冢”。后来，他又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，在寺后空地上种植芭蕉万株，以叶代纸，供其

挥洒。并将居处取名“绿天庵”。好饮酒，每至酒酣兴发，凡衣裳、器皿、寺壁、院墙，无不书之，时人谓为“狂僧”。天宝年间，二十多岁的怀素又不远千里来到长安，他有机会观赏到前代书法名家的真迹，使许多长期萦绕于心头的疑团一一获得了解释。他还结识了书法名家时为中侍御史的颜真卿，礼、吏二部尚书韦陟等。找到了他的表兄金吾兵曹郾彤。颜、郾二人都曾得到张旭传授，怀素便向他们探求“草圣”的秘诀，郾彤将从张旭那里学到的用笔法则，传授给了怀素并向他说出从张旭那里听来的两句话：“孤蓬自振，惊沙坐飞”。怀素听了高兴得大喊“得之矣”。颜真卿用“屋漏痕”来指点他，使他茅塞顿开，连声说：“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”颜真卿与怀素这两位天才的书法家虽然相聚的时间不长，但却坚定了怀素师法自然的勇气和信心，对于他后半生的书法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。那就是师法自然，勇于破体，敢于开拓，变古出新。

张旭之后，怀素发扬光大了草圣的真传，与怀素同时代的著名诗人，都曾写诗赞美他的草书，李白在《草书歌》中极推许的说：“少年上人号怀素，草书天下称独步。墨池飞出北溟鱼，笔峰杀尽中山兔。”《全唐诗》所收多首歌咏怀素的诗作，没有不刻意描绘他“连饮百杯”、“枕糟藉鞠”之后才精神亢奋地随

意挥洒，才使得他的草书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。“颠怀素，乃是颠。人谓尔从江南来，我称尔从天上来”。(任华)“兴来走笔如旋风。醉后耳热心更凶。忽如裴旻舞双剑，七星错落缠蛟龙。又如吴生画鬼神，魑魅魍魉惊本身。钩锁相连势不绝，倔强毒蛇争屈铁。西河舞剑气凌云，孤蓬自振唯有君。”(苏涣)“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。”(窦继)“忽作风驰如电掣，更点飞花兼散雪。寒猿饮水撼枯藤，壮士拔山伸劲铁。”(王颢)“草圣未须因酒发，笔端应解化龙飞。”(杨凝式)“书时须饮一斗酒，醉后扫成龙虎吼。”(史崑)“志在新奇无定则，古瘦漓漓半无墨。醉来信手两三行，醒后却书书不得。”(许瑶)“忽为壮丽就枯涩，龙蛇腾盘兽自立。驰豪骤墨剧奔駟，满座失声看不及。”(戴叔伦)“狂来轻世界，醉里显真如。”(钱起)等等，都是描绘怀素酒酣乘兴之时的颠狂之态。千百年来，“狂僧”、“醉素”的美名和他出神入化的墨迹，不断获得世人称赞。御史李舟说：“昔张旭之作也，时人谓之张颠。今怀素之为也，余实谓之狂僧。以狂继颠，谁曰不可？足见其当时声誉之高，对后世的影响也大。怀素存世的墨迹有《自叙帖》、《苦笋贴》、《食鱼帖》、《草书千字文》等。

(作者通讯处：西北大学·陕西社科院)